

再青春



辛夷
坞

作
品

08

白金
纪念版

再青春

白金
纪念版

辛夷坞
——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青春 / 辛夷坞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500-0894-6

I. ①再… II. ①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2866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再青春

作 者 辛夷坞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张 越 程 玥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 兮

封面设计 郑力珩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1000mm

印 张 19.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5500-0894-6

赣版权登字: 05-2014-5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再版总序

大家都知道，在创作这件事上，我其实很少重复我自己。

如果非要对我的作品做个归类和总结，我觉得《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和《原来》是一类的，它们保留着青春的至真和梦幻；《许我向你看》、《山月不知心底事》、《蚀心者》可以分为一类，有读者称其为“宿命三部曲”或者“暗黑三部曲”也无不可，因为风格比起前面来说确实虐了一些，但我意在挑战和突破的是故事和人性的深度。《我在回忆里等你》和《晨昏》算介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传奇性，也有一定的现实感。再然后，就是《浮世浮城》和《应许之日》，女主不再青春，有的是在职场打拼的大龄剩女，有的可能已经步入围城，我开始关注她们的情感状态和生活起伏，没有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但是故事一样真诚温暖，并偶尔闪烁着一些思想的小火花。这种完全回归现实的写作风格对我来说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过渡，毕竟读者也好，我自己也好，大家都在成长，不可能成天还像郑微一样在校园里做着公主与王子的美梦。

这么多风格，对有些读者来说可能是惊喜；对只喜欢某类型的读者来说，就可能有点意见了。所以基本上每本新书出版，我几乎都能听到一些争议的声音。但于我，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我都想说我尽力了，至少我完成了一个作家应有的使命。

何况，我的每部小说里人物都有关联。你可以看到郑微年轻无畏的一面，也可以看到她身为人妻后恬淡静好的一面；那些还未能将幸福拥入怀中的女人——朱小北、司徒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急着给她们找一个最终的归宿？还有那些冤家，比如苏韵锦和程铮、赵旬旬和池澄，童话般幸福结局的背后，是否又会在婚后个性迥异的日常生活中再起摩擦？而桔年又是否真的包容和接纳了韩述？纪廷最后能否找到他心爱的顾止安？方灯又能否在傅七的忏悔中醒来？还有很多配角们终极一生的暗恋，最终收获的是甜蜜还是梦魇？也许下一部，该让他们当主角了。

对于他们，我和你们有着一样的牵挂和不舍。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到底他们是我笔下虚构的人物，还是他们本来就存在，而我就像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隐形的闺蜜，微笑着聆听他们一切的悲喜。就像《老友记》，一起亲密地窝在沙发里，一坐下去就陷

进去大半个人生，再也舍不得起来。所以我想，青春远未散场，为了你们，为了他们，也为了我还想重温这种美好的一点私心，我还是继续写下去吧。

特别要提一下《浮世浮城》，此次再版，为了配合电影方，所以改名叫《再青春》。我其实很反感我《致青春》之外的任何一部小说跟“青春”两字再搭上关系，电影《致青春》大火以后，很多影视方找我做续集，甚至做续集的导演，都被我坚决地拒绝了。对我来说，青春已经逝去，我不可能也没有心境再去做狗尾续貂的蠢事。虽然我理解影视方商业上的考虑，但我也固执地认为，《致青春》真的不适合做续集，你可以五年后十年后翻拍，但郑微和陈孝正的故事还是就此为止的好。总之，我希望以后跟我合作的影视方更自信一点，因为我真的不是只有《致青春》。当然最终电影改编成什么样子，也请读者以平常心对待，毕竟电影和小说不同。小说是泥土，电影植根于它，但最终有它自己的呈现方式。

但这次影视方提出的“再青春”的概念我还是认同的，它不是《致青春》的续集，而是青春精神的延续。赵旬旬困在婚姻的围城里，遇到池澄，天雷勾动地火，从一开始对婚姻生活的谨小慎微，到遇见真命天子后的犹疑、挣扎，到最后为爱出“城”的不管不顾，不正是重新走了一遍青春吗？而我相信，女人只要拥有真爱，就永远青春着。所以即便窝在天天柴米油盐看似索然无味的婚姻里，我也想提醒天下女人——永葆青春的心态。就像郑微，一样的月光下，可能再没有青春时那样的心跳，但拥有着一份踏实的温暖也是好的，但关键是，你要爱着或深深地被爱着。这种恋爱的状态，时不时重温一把，纪念一回，权当作一次灵魂的美容，这不是疯狂，而是对自己的善待。

最后也顺便声明一下，2014年起，我所有作品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授权出版方是“白马时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然后，为了纪念这次作品全集（真的是迄今为止最全的全集哦）的再版，《再青春》（原名《浮世浮城》）我会增加新的番外。还有我最新的作品《应许之日》，我好像又要忍不住说这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作品了，但我真的写得很投入，也很入迷，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是为序。



2014年4月1日

序：青春再见

第一次和辛大吃饭，是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她，短发，浅色连衣裙，精巧的小包——典型的文艺女青年模样。一上来，我问有无忌口，想吃什么，她便直接说出几样喜爱的食物，没有通常陌生人首餐时的那句“随意”。

当时，我刚看完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满是崇拜，如沐春风。我也开始相信，有些人，是可以永远活在自己的青春里。

席间，我也很直接地问辛大，她的书中哪本最适合再次改编电影。她淡淡地但毫不犹豫地回答——《浮世浮城》。

那是些不同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却把青春刻进骨血的文字。我看完书，立即写下一段文字：“每个女人都有两次青春，一次在婚姻之前，一次在婚姻之后。”发给出版人李国靖，他回答一字：懂。但也就这一字开始了电影版《再青春》的旅程。

其实，我们想拍一部电影：它既有青春的冲动，也有命运的无奈；它既是一曲挽歌，又是一首新诗。它有每一部大热商业片都有的卖点，但也必须关乎每一个真实活过的你我他的生命体验。

谢谢辛大，谢谢国靖。愿我们的电影以青春之名，又不辱青春之名。

黄斌（著名电影制片人、黄晓明经纪人）

2014年4月

目录

CONTENTS

- 001 再版总序
- 001 序：青春再见
- 001 第一章 小姨和小姨夫
- 011 第二章 肉色火车
- 018 第三章 我们都曾陌生
- 024 第四章 要真情不要奸情
- 031 第五章 熊和兔子
- 040 第六章 女二号的残局
- 048 第七章 没有什么属于我
- 056 第八章 幸福和什么都没有关系
- 065 第九章 借钱如脱衣
- 074 第十章 爱情是婚姻的坟墓
- 080 第十一章 捉奸记
- 094 第十二章 崩塌殆尽的城池
- 100 第十三章 太少和太多
- 108 第十四章 相伴终生的那个人
- 118 第十五章 钱是懂事的
- 127 第十六章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 132 第十七章 沉舟侧畔千帆过
- 143 第十八章 留下来较真的才是爱你的人
- 151 第十九章 谁都有秘密
- 162 第二十章 当磐石变为泥石流

169	第二十一章	通往他的门
176	第二十二章	只有这一幕从未有过
184	第二十三章	当面纱变成抹布
192	第二十四章	迷雾中的豪赌
203	第二十五章	他描述的黄昏
211	第二十六章	帆坠舟沉
217	第二十七章	悬崖上的梦
224	第二十八章	回忆如梦醒
231	第二十九章	谨慎者的疯狂
239	第三十章	回头无路
245	第三十一章	小丑和稻草人
255	第三十二章	别无选择的依存
262	第三十三章	一碗水的蛊惑
268	第三十四章	两个人的梦话
275	第三十五章	长醉方能醒
281	第三十六章	浮城中寻找
287	番外	颠倒城池

第一章

小姨和小姨夫

假如有两个女人，一个身家清白，品行素来端正，但离过一次婚；另一个情史丰富，历经若干任亲密男友，至今还在情海翻滚，试问她们中的哪一个更容易被人接受？

用不着曾毓开口，赵句句也知道她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后者。因为前者是离婚妇女，后者是未婚女青年，就这么简单。就好像“姑”、“嫂”两个字，同是女字旁，同是一辈人，哪怕还是同龄，也会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姑”字是轻灵的、娇俏的，“嫂”字是浑浊的、暧昧的，理由同上。正所谓好女不问出身，只问有没有领过结婚证。

当然，赵句句和曾毓并不是姑嫂关系，她们是姐妹，确切地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赵句句十四岁那年，母亲带着她嫁给了曾毓的父亲，曾毓比赵句句大五个月，就成了姐姐。如今又一个十四年过去，赵句句已为人妇，婚姻状况良好，而曾毓是“小姑独处很多郎”。

赵句句是满意她的生活现状的，曾毓的“离婚未婚女理论”只会让她更热爱她的婚姻，或者说她热爱一切安定的、稳固的事物。钱大师说婚姻是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可赵句句不这样，她进去了就压根没打算出来。和谢凭宁的婚姻就像一堵坚实的高墙，她住在里面，岁月安好，恨不得地久天长。

可是这天半夜两点，与男友好梦正甜的曾毓突然接到了赵句句打来的电话。电话那端信号微弱，语调低沉，偶有回声，多半来自于某个类似于厕所的角落。为了不吵醒身边的人，曾毓克制住破口大骂的冲动，咬牙对赵句句说：“你最好是家里失火，或是被入户劫财又劫色的强盗逼到了走投无路才打的这个电话！”

赵句句首先压低声音纠正了她的常识性错误，“火警打119，匪警是110，这两种情况我都不会给你打电话。”她迟疑了一小会儿，在曾毓爆发之前赶紧补充，“我想我可能会离婚，想找你帮点忙行不行？”

值得说明的是，赵句句和曾毓虽然名为家人，在同个屋檐下生活多年，可事实上她们并非情同姐妹，甚至连朋友都不算。从彼此了解的那天起，她们就不认同对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择偶观……从来就话不投机，只不过赵句句朋友不多，靠谱的就更少，所以一有什么事发生，曾毓还是成为倾听者的最佳选择。

曾毓也不是没有拒绝的余地，可她贱骨头，每次都一边对赵句句的“荒谬”言论大加批判，一边好奇地打破砂锅问到底，于是就成了如今的格局。同等的，赵句句也无怨无悔地甘做曾毓的垃圾桶，当曾毓倾吐她瀚如烟海的情史和稀奇古怪的偏好时，赵句句不但默默接受，还能保证绝不走漏半点风声。但使用这个绝佳垃圾桶的前提是不能让她发表言论和感受——赵句句这样的人，你告诉她身上有点儿痒，她就有本事让你怀疑自己长了恶性肿瘤。

赵句句说完那句话后，曾毓的睡意全消，她忘了现在是凌晨两点，忘了身边熟睡的男人，蹲在床上亢奋地追问对方原由。她想知道是什么竟让如此热爱婚姻、坚守围城的女人升起了离婚的念头。

事实证明赵句句果然是在她家的厕所里，趁丈夫谢凭宁入睡后悄悄打的电话。她告诉曾毓，谢凭宁这两天不太对劲，他早上出门系了一条与衬衣完全不搭的领带，上班中途才匆匆回来换，晚上洗澡用了比往常多两倍的时间，出来的时候连毛巾都放错了地方，睡觉前他还在查看飞机时刻表……这一系列的反常都证明他心里有事，而且不是寻常的事，或许有某个人要出现了，一个让他如此在乎的人，很有

可能影响到她婚姻的稳固。

曾毓听完差点想问赵句句全家，考虑到杀伤范围太大这才作罢。她恨自己又一次掉进了对方阴暗又荒谬的陷阱，在此良辰美景时刻，更让人不能原谅。

“因为这些，你就怀疑他会跟你离婚？难道不许他挑错领带是因为眼花，洗澡时间过长是因为便秘？”

赵句句说：“不会，他是个规律的人，而且做事从不像这样慌乱而无章法，我有预感会发生一些事。”

“你有预感？如果你的预感准确，这个世界已经毁灭了很多回。”曾毓想也不想就回答道。

这一次，赵句句又沉默了许久。

曾毓有些后悔自己态度太过生硬，再怎么，就算对她吐槽的是个陌生人，这种时候安抚几句也是应该的。

她还在组织语言，赵句句又说话了，听口气，看来是在一番深思熟虑后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我手里还有一笔私房钱，凭宁他是不知道的，我打算转到你的户头，让你帮我保管，万一……”

万一她老公真的变心了，还什么都不给她这个下堂妻。

万一离婚后她一无所有，连自己的私房钱都被过错方剥夺。

她前一秒还在为她的婚姻担忧，后一秒已经在安排退路。

……

曾毓已经丧失了与她理论的意志力，只问道：“为什么替你保管钱的那个人是我？”

赵句句反问：“你说我还能找谁？难道找我妈？”

曾毓想了想，这个理由确实成立。

赵句句的亲妈、曾毓的继母是一个对金钱有执著追求并热衷理财的中老年妇女。她会炒股，但是把钱交给千挑万选的经纪后，却连股票是拿来干什么的都不懂；她把每一笔手头的钱都攒起来存银行，但经常找不到她的存折在哪里；她跟买菜的小贩为了一毛钱理论十余分钟，却在理论的过程中被小偷摸走钱包。有时候曾毓也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也许正是因为赵句句从小生活在她妈身边，

才物极必反地走了另一个极端，充满了忧患意识。

这些年来，曾毓替赵句句保管过备用钥匙、开启另外一份备用钥匙所在的保险柜的备用钥匙、证件副本、保单号码、过往病史复印资料、各种形式的资金若干笔。赵句句就是要保证哪怕自己的生活彻底被摧毁，哪怕有她生存痕迹的地方被付之一炬或黄沙覆盖之后，她还能继续生活下去。曾毓还相信即使自己这个备用基地也被彻底毁灭，她在别的地方必定会有另一手的准备。

曾毓说：“钱替你保管没有问题，但是过一阵你就会知道只是神经过敏。”

赵句句在那头好像笑了一声，“我比谁都但愿如此。”

第二天，赵句句所“预感”的那个人果然浮出了水面。

下午时分，她刚换洗过家里的床单，熨平了最后一道褶皱，就收到了谢凭宁发来的短信，上面是一个航班号和到达时间，还有一行简短的说明：小姨从上海回来探亲，你和我一起去接她。

赵句句当时就想，完了，这回不知道会被曾毓损成什么样。她怎么也没想到她要接的人是个亲戚。虽然与谢凭宁结婚三年，她从来不知道他还有个在上海的小姨。不过这也说得过去，他从来没有提，她也没问。

谢凭宁痛恨迟到的人，看到时间并不宽裕，赵句句也没敢耽误，换了套衣裳就赶紧打车奔赴机场，与下班就过去的丈夫会合。

到了约定的地点，谢凭宁已经到了。赵句句问：“今天周末，怕吃饭的地方不太好找，要不我们提前预订个位子？”

谢凭宁说：“不用了，外婆和爸妈他们一早就订了酒店，就等我们接了人过去。”

赵句句“哦”了一声，很显然小姨回来探亲的事并不是个临时的爆炸性新闻，全家上下不知道的人恐怕也只有她而已。她倒也不生气，还是那个原因，谢凭宁没说，她也没有问，再加上并不和公婆住在一起，没收到消息也是正常。这世界上的事情太多，少知道一件事，就少操心一件事。

按说飞机已经着陆，出口处接机的广播提示也重复了一遍，可赵句句翘首张望也没能从熙熙攘攘的到达人群中分辨出小姨在哪里，不由得有些奇怪。反观谢凭宁倒没有那么着急，他站在三号出口一侧，聚精会神地看着上方悬挂着的液晶电视。赵句句也顺着他的视线瞅了两眼，那是重复播放的一段房地产广告，以往谢凭宁对

这些并不感兴趣。

“会不会小姨她老人家在里面迷路了，要不打个电话看看？”赵句句试探地问。

谢凭宁转而看着她，脸上仿佛有种微妙的古怪表情闪过。细看谢凭宁，赵句句得承认她的围城不但有着坚实的基础，还有齐整的外墙。谢凭宁是很适合正装打扮的那种人，有些人白衣黑裤西装革履，看上去就像房屋中介，可这样刻板的一身在谢凭宁身上，就说得上赏心悦目。他不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看，只不过五官特别端正，端正得就像按照“三庭五眼”的基准而生，加上举止得宜，话不多但简洁有力，声音低沉柔和，让人感觉很舒服。他在调往卫生局之前曾做过几年的耳鼻喉大夫，抛开医术不谈，在接诊的过程中他更容易取得患者的信任，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靠谱的、让人信赖的。三年前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赵句句也不相信这样的男人会落到她的手里。

“不用，再等一会儿吧，她总是磨磨蹭蹭的。”谢凭宁回答道。

果然，话音还没落，他看着前方，把下巴抬了抬，对赵句句说：“看吧，出来了。”

赵句句看到了一个体型偏胖的白发老太太，心里想，这小姨保养得真不如她婆婆。正打算上去笑脸相迎，没料刚走了一步，才发现谢凭宁的身体语言指向的是另一个方向。

他错开了老太太，顺手接过了身边一个妙龄女孩的行李。

难道这是小姨家的表妹？

老太太在赵句句热情的眼光中渐行渐远，她听到丈夫低声对那个女孩说：“怎么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都以为你报错了航班。”

赵句句的世界观又一次遭到了强烈的冲击。她可以想象自己此刻的表情一定比刚才的谢凭宁还要古怪。

“这位是……小姨？”她扯出一个微笑问道。

谢凭宁点头，“这是我外公弟弟的女儿邵佳荃。”

小姨这才笑着打量赵句句，“你就是句句吧，凭宁的眼光果然还是那么好。”

这个回答很有长辈的架势，要是对方直接说“你就是外甥媳妇吧”，赵句句估计会一头撞死在机场大厅里。因为这个被称作“小姨”的女子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比赵句句还要小上几岁，神采飞扬，漂亮得咄咄逼人。

赵句句只能笑着回应，“对，我就是赵句句。真没想到小姨原来这么年轻。”

小姨说：“其实我比凭宁小六岁，不过没办法，他虽不情愿，但辈分在那里，凭宁，你说是不是？”

谢凭宁避而不答，领着邵佳荃往外走，“外婆他们已经到了酒店，就等你吃晚饭，估计该等急了。”

邵佳荃站着不动，说：“哎呀我还走不了，我们取行李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件。”

“行李？”谢凭宁看了一眼手里拎着的大号行李箱，这才注意到她刚才还说了一个词——“我们”。

邵佳荃才想起似乎忘了介绍，她回头挽起身后不远处那人的手，一脸灿烂地对谢凭宁和赵句句说道：“这是我先生……”

赵句句明白了，原来大驾光临的谢家长辈不仅有小姨，还有小姨夫！

那年轻的男子之前一直在低头查阅他的手机，赵句句并没有留意到他，只当是个路人。现在他站在邵佳荃身边，对“外甥夫妇”露齿一笑。赵句句看了他一眼，低下头去，想了想忽然又抬起头看了一眼。不想对方的视线正好也停留在她身上，她顿时有些难堪。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朋友夫不可读，何况还是小姨夫。

身旁的谢凭宁好像也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他应有的礼节，这才朝对方点头示意。

原来他也不知道多了这样一个亲戚。不过赵句句还是佩服他沉得住气，他并没有问关于小姨什么时候找了小姨夫的问题，而是看着邵佳荃说道：“行李能马上找到吗？”

邵佳荃说：“估计不行，八成是登机的时候航空公司的工人把行李分错了，我们还得留下来办个手续。”

谢凭宁看了看表，“我和你们一块去问问。最好能尽快赶回去，知道你回来了，大表哥他们一家从县城赶上来，他儿子明天要上学，吃过晚饭就得坐车走，还有姨婆也大老远地过来了，都是因为好久没看到你，想一家人聚一聚。”

“我知道。”邵佳荃也一脸的着急，“但是我们刚才问过了，负责办理遗失行李登机的人换班吃晚饭去了，估计得等一阵才能回来，总不能扔下行李就走吧？”

一直没有开口的小姨夫说话了，他拍了拍邵佳荃的肩膀，“要不你们先回去，我在这等着就好，让一家老小等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反正那件行李也是我的。”

“不行，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这里？”邵佳荃把头靠在他肩膀上，想也没想

就拒绝。

那男子也反手抱着她，笑道：“傻瓜，要在一起有大把时间，哪里差这一会儿。”

一旁的赵句句和谢凭宁在这样的浓情蜜意面前都不由得感到一丝不自在。谢凭宁清咳两声，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要不这样，句句，我先把佳荃送回去，你能不能先留下来陪着……他把行李的事处理好？我尽量赶回来接你们。如果这边提前办理好，你也可以打个车，你知道酒店在哪儿吧？”

“啊？哦！”赵句句只能应允。

年轻的小姨夫笑道：“我一个大男人难道还要人陪着？况且我在G市待过几年……”

谢凭宁打断他，“你是客人，再怎么着也不能把你单独撂在这儿。实在对不起，如果不是家里的人一半今晚赶着要走，也用不着这么着急。”

邵佳荃看上去还有些不情愿，但毕竟是思亲心切，一时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不舍地交代了几句，随着谢凭宁匆匆先走了。

他们两个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只剩下赵句句和初次见面的小姨夫。她没想好第一句该说什么，索性先笑一笑，对方也笑着耸肩。赵句句心里想，这究竟算什么事？难道除了她没人觉得哪里有些奇怪？就算出于礼节，为什么不是身为“外甥媳妇”的她先陪着小姨去赴宴，谢凭宁则留下来陪小姨夫办理行李挂失手续？至少这样避免了两个陌生男女面面相觑，尤其其中一个还是不伦不类的长辈。这实在不像谢凭宁这样靠谱的人做出来的事。只可惜赵句句习惯了对谢凭宁听之任之，唯命是从，第一时间驳回他的决定并非她擅长的事。

莫非谢凭宁考虑的是只有他和邵佳荃先赶回去才算是一家人团聚？这倒也说得过去，但并不能改变现在气氛诡异的事实。

“那个……小姨夫，一路辛苦了。要不我们先到附近的茶座坐着等一会儿？”赵句句强忍别扭问道。

对方顿时失笑，“你叫我小姨夫，我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佳荃她装什么长辈，她爸也就是你老公外公的远房堂弟，早出了五服，只不过他们家亲戚少，所以走得勤。以后你别叫她小姨，看把她美成什么样了。”

“哦……”赵句句怔怔地答了一声。

“句句，让你留下来陪我真不好意思。”

他不让她叫小姨夫，可这声“句句”叫得还真是和蔼和亲。赵句句想说，其实我也不好意思，没敢说出口，干笑，“哪里哪里，一家人，客气什么？”

“其实我和佳荃还没结婚，只不过有这个打算罢了！”

赵句句一噎，又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了。小姨夫啊小……不，年轻人啊年轻人，你告诉我这个干什么？

“……”赵句句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了，她苦着脸指着值班室，“我去看看办事的人回来没有。”

他欣然跟在她后面，仿佛看穿了她的想法。

“你为什么还不叫我的名字？”

赵句句心想，我哪知道您老哪位？忽然记起初见的时候似乎邵佳荃是介绍过他名字的，只不过当时她和谢凭宁都沉浸在天下掉下个小姨夫的震惊中，所以后面的话基本上没听进去。

好在给她制造了一个困境的人又主动给她解围。

他似笑非笑地绕到她面前，言简意赅地说：“池澄。”

“好名字。”赵句句为了表现诚意，还刻意做思索状片刻才回答。

让她扩大崩溃面积的回答出现了。

“怎么好？”他看似一脸认真地问。

“嗯……”赵句句快要咬破了嘴唇，“驰骋江山，很有气势。”

“可惜不是那两个字。”

“池城，有城有池，也挺好。”

“也不是那个城。”

她记起了多年前化学课上一时走神答不出老师提问的窘境。难道要她说，我根本不在乎你是哪个池哪个城，除非我“吃撑”了。

可是她是赵句句，从小被教育要礼貌有加，循规蹈矩、对人礼让三分的好孩子赵句句。

“那请问是哪个‘cheng’？”她好学而谦虚。

他不由分说地抓起她的手，摊开她的掌心，用手指在上面比画着。

“就是这个‘cheng’！”

悲剧的是赵句句被他的惊人之举震撼得太深，只记得掌心痒痒的，至于他指尖的笔画，根本没有看清。

“三点水再加上一个登山的登。”他笑道。

早说这句话不就没前面一系列的口舌和比画了吗？

她恹恹地说：“哦，阳澄湖大闸蟹的澄。”

“你说清澄的澄我会更感激你。”

他把手插在裤兜里，歪着脑袋朝她笑，的确笑容清澄。年轻就是好，长得好也占便宜，赵句句看在那张脸的分上原谅了他。什么小姨夫，他看上去和邵佳荃年纪相仿，就是个小屁孩。当然，这原谅是在他继续开口说话之前。

“赵句句，你为什么叫赵句句？”

“因为顺口。”

“顺口吗？句句句句，到底什么意思？是寻找的寻，还是鲟龙鱼的鲟？”

“八旬老母的旬！”赵句句气若游丝。

“这个字用在名字里很少见，是不是……”

“其实是因为在医院我刚出生的时候，我爸妈差点把我弄丢了，费了好大的劲才寻回来，但是‘寻’字用在名字里更奇怪，就随便取了个同音字，所以我就叫赵句句。”

她飞快地用事实结束了这个话题，虽然这件事她鲜少对人提起过。

幸运的是，这个时候酒足饭饱的值班人员终于回到了工作岗位，赵句句欣喜地扑向了他，以高涨的热情和喜悦的心情办好了行李挂失手续。

回去的路上赵句句坐在计程车的前排位置一路装睡，到达目的地的饭店，前往谢家所订的包间途中，一直也没有再开口的池澄对她说抱歉。

“不好意思，其实我只是觉得两个陌生人留在那里有些尴尬，所以就多说了几句，本来是想调节气氛，结果弄巧成拙，让你不耐烦了，是我的错。”

他低头看她，样子内疚且无辜。他说得很有道理，一瞬间，赵句句恍然觉得自己才是小肚鸡肠，不由得觉得先前的言行实在有些过分，连忙补救。

“我没有不耐烦，只是‘累了’。”她解释道。

池澄点头，“如果是我被另一半留下来应付莫名其妙的亲戚，还是个陌生异性，可能我也会觉得很累。”